

名家

音乐盛宴

□蒋子龙

清澈的爱

□吴伟平

■原来这场“焰遇航母”音乐会,是以航母为台,夜空作幕,焰火为主,音乐为媒,配以全景的影像和声光电叠加发酵。构思奇巧,超乎想象,给人以全新的感官体验,是精神享受,也是一种强烈刺激。

至,竟首先见识了庞大的“汽车阵”。当我们从自己乘坐的汽车里走出来,便陷入汽车阵中,竟看不到此阵的边际。边走边看汽车后面的牌照,天津的、北京的、内蒙古的、河北的、陕西的……也只有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才停得下这么多车,堪称天津第一停车场。

心中不免惊奇,原来,这场“焰遇”音乐会,也能吸引来这么多外地观众。从停车场到达航母广场,要穿过一条近似欧洲小镇的“风情街”,漫溢着面包、奶油、烤肉与鲜花的香气。大多数观众都手持一个电子发光器,边走边舞动。我们随着荧光闪烁的人流,进入航空母舰右侧的广场。广场上,已是人山人海,音律破空,灯火缭乱。

航母的外侧是轻风鼓细浪的大海,海浪仿佛在为晚会演奏背景音乐。广场上空,有几架闪烁着红光绿彩的无人机在盘旋,疑似天上繁星随着地上音乐在移动,制造了一种海陆空立体的、全方位的神妙气氛。

在朋友的引导下,我登上广场边缘一座用铁架临时支起的小看台,正可俯瞰音乐会的现场:一万多人都在摇动手中的荧光棒,翘首以待。前面

航母的甲板上,矗立着一个巨大的“魔方舞台”,约有三层楼高。从航母的舰塔及四面八方的制高点上,向舞台的立体“九宫格”投射出五彩光束,如星河倒悬,灯醉光迷,愈发显得光怪陆离。

骤然,音响炸天,弦歌破空,随即烟花层层,递次拔高,在夜空中绽放。广场上下,火树银花,万众欢腾。想不到,音乐会以色彩繁盛而别致的焰火开场。百花吐夜,星汉落地,一下子就把广场上的气氛燃烧起来。

舞台像真实的魔方,一样可以随意旋转,或单宫,或三宫,或六宫,或九宫全现。忽而,人在宫中;忽而,人在宫外,变幻无穷。原来这场“焰遇航母”音乐会,是以航母为台,夜空作幕,焰火为主,音乐为媒,配以全景的影像和声光电叠加发酵。构思奇巧,超乎想象,给人以全新的感官体验,是精神享受,也是一种强烈刺激。

我在高台上观察观众的情绪,高潮迭起,如航母外侧的大海,浪推浪赶,一浪高过一浪。音乐会没有请知名的大歌星,或许,这是现场没有骚动的一大原因,年轻的观众狂而未疯,偌大而拥挤的广场上,也未见有

保安身影。

其实,在这种场合,无论何等大牌歌星,也未必能显现出多大的优势。这不是单纯听唱的歌会,即使普通的歌唱演员,借助强大的音响,也能响遏行云,透彻夜空。更多的节目是载歌载舞,高腔动地,的确奇妆绝世。

舞台盘旋升降,或实或虚,灯影飞动,毫光千道,演员在巨大魔方中,歌如天外传声,舞如清风流动。舞姿翩翩,乘风飞去。在团彩雾缭绕中,丝裙摇曳,恍若飞仙。

随着音乐,有五色轻烟在航母四周飘荡,迷云弄月,亦真亦幻。舞台上载歌载舞,广场上如痴如醉。这是演员与观众成功互动的音乐会,或可称作“焰遇”狂欢夜。

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/只有爱/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爱/生命就会毁灭/只要你需要爱/就会发现/爱正在等待着你/如果你还没有爱过头/就

说明你爱得还不够/我们具有爱的理智/现在缺少的是爱的疯狂……

人们在泰达航母上,有这样一场激情四起的“焰遇”,使这个晚上无比美好。因为人们有爱,爱让一切变得美好。一起对身边的人大声说:“我爱你!”三、二、一……

广场上,如惊涛骇浪般响起“我爱你”的呼喊声。与此同时,数万枚礼花,排山倒海般腾空而起,在夜空中爆响连连,无比辉煌璀璨。若银河倾泻,满天垂挂彩光瀑布。

广场上观众的情绪也达到沸腾的顶点,进入忘我之境。连我这样的老人家也跟着一同扬臂高喊,只是不敢蹦跳,怕摔下铁架。礼花轮番燃放,再加上冷光焰火的百变造型,在航母及广场上勾勒到极致的美妙与浪漫。天空地面,进入狂欢的状态。

音乐会也在狂欢中结束,观众意犹未尽地又欢腾了一阵,才开始有序地撤离。我在高台上看着人群如洪流般渐渐散去,深感这就叫“尽兴”。享受快乐也好,欣赏音乐也好,要的就是这般随心所欲。

无疑,这是一场成功而多情的音乐盛宴了。

你,把冬眠擦白
把寒食擦暖
把摄影师的手汗擦黄
擦出油油的水草
擦尖小荷才露头的小角

爱要像你
用定律拥抱自由落体
豪放、婉约
双翼飞翔,是时间的罗盘
被你擦亮的双眼
心中就会有一个海晏

关关雎鸠在河之洲
一只白鹭,为谁愁白了少年头

飞过童年的风筝

□杨晨宇

周末露营时,各种风筝在空中高高低低地飞着,一下子就飞进了我的童年。

小时候,我对风筝的梦想都是从书上看来。看着关于风筝的插图和文字,我想象着它飞得很高很远,飞过困住我们的群山,飞到一个能够栖息未来的地方。

那时的小镇,自然是没风卖的,我就自己动手做。

我照着插图,把风筝的形状画在一张薄薄的纸板上,上色后再剪裁整齐,最后找来棉线从纸板中间穿过,一只燕子形状的风筝就做好了。

我让父亲举着风筝,自己攥着线团向前跑去,一边跑一边放线。按照书上的说法,等风吹来就可以让父亲松手了。总算盼来了一阵风,我一边跑一边大喊:“放!”可我拽着棉线的手,并没有像书中所说的那样,感受到向上的拉力,反而受到向下的拖拽。这时父亲的喊声从身后传来:“别跑啦,掉下来了!”我一回头,那纸板风筝重重地跌在地上,燕子尖尖的尾巴也被摔折了,活像一只笨重的蛤蟆。

我有些懊恼,把风筝扔在地上,赌气似地说:“这破风筝一点儿也不好玩。”父亲看着我笑了笑:“没关系,再做一个,这次咱俩一起做。”

回家后,父亲找来一些书,带着我一起研究。我才知道,要想做一只像样的风筝,其实很有讲究,要先搭架子,还要计算好各个部分的尺寸和比例,可不是像我那样照葫芦画瓢就可以的。我们找来竹篾,按照相应的尺寸削剪好,然后用铁丝将竹篾捆扎成型。骨架扎好后,再把油纸糊在骨架上,由我来给风筝上色。父亲也不闲着,他找来一个滚筒,给风筝做了一个线轴。

新风筝做好后,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分工,父亲举着风筝,我则拿着线轴往前跑。线轴在手中呼啦啦地转着,等风吹来时,我一边加速一边大喊:“放!”

我不敢回头,更不敢停下步子,等手中确实感受到向上的拉力时,才回头看了一眼。这时,父亲手里已没了风筝,他站在原处,笑着冲我摆摆手。我抬头往上看,风筝已稳稳地飞在空中。它自由又舒展,似乎还带着一种无畏的坚定。

父亲走到我身旁,说:“如果这次失败了,你打算怎么办?”我说:“那就再不做风筝了。”父亲说:“如果也放弃了,你就体会不到这一刻的兴奋心情了,那多可惜啊!”

这时,我手中的线轴越拉越紧,似乎风筝在空中飞得很是畅快。父亲继续说:“其实,我没想到这次就能成功。只尝试一两次就能成功的事,实在是太多了。等你长大些,就会知道,有时候即使做了很多努力,还是难以如愿。”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,父亲拍拍我的肩膀:“那个时候,希望你能想起今天风筝起飞时的感受,想起假如放弃会带来遗憾。然后,竭尽全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
童年的风筝乘风而起,越飞越高;我也一路向前,越走越远。这一路上不免遇到许多挑战,但每当遭遇挫折时,我便会想到那只油纸风筝。它告诉我,唯有竭尽全力,才能不留遗憾。而我,凭借着这样的信念,终于如它一般飞过了莽莽群林,在更广阔的世界中觅得了未来的方向。

多年父子成兄弟

□成健

作家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一个富庶家庭。他的父亲名叫菊生,农历九月初九出生,字浣如,取“人淡如菊”之意。

父亲多才多艺,刀枪棍棒拿得起,吹拉弹唱玩得来,还会扎花灯、糊风筝、绘画刻章等。身边留存着父亲制作的养金蛉子的玻璃盒、镂空的西瓜灯、用胡琴老弦拉的蜈蚣风筝等,难怪汪曾祺留恋地说:“我的童年,是很美的。”

汪家祖传医道,父亲擅长治眼疾,在地方上人缘很好,经常周济穷人。对待家人,父亲更是关爱有加。汪曾祺曾写道:“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,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,对待子女,从无疾言厉色。”

一晃,汪曾祺上了中学,父亲却变得不像父亲了。汪曾祺如此描述:“我十七岁初恋,暑假里,在家写情书,他在一旁瞎出主意……他喝酒,给我也倒一杯。抽烟,一次抽出两根,他一根,我一根。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。我们的这种关系,他人或以之为怪。父亲说,‘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’”

母亲在汪曾祺三岁那年因病去世,小时候,汪曾祺都是父亲带着睡觉。父亲告诉他,半夜醒来,他总是含笑。近四十年的相处,汪曾祺对父亲印象很深,父亲对他的影响也很大。汪曾祺晚年还说:“我很想念我的父亲,现在,还常常做梦梦见他。”

汪曾祺从小在高邮城里生活,虽然是富家少爷身份,却时常能接触尘世烟火,领悟人情世故。其文学艺术修养,也多多地来自家庭环境。汪曾祺喜欢读书写字、唱戏画画,显然得益于家学渊源,这些也为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。汪曾祺五岁入学读书,此后,家里一直支持他四处求学,即使是在战乱时期,汪曾祺也不怕艰苦,辗转借读于淮安、扬州与盐城等地的中学。难得的是,父亲非常关心汪曾祺的学业,但从从不横加干涉。汪曾祺从小就偏科,国文成绩稳居全班第一,每当他的作文得到老师好评,父亲就会拿出去到处给别人看。可惜,他的数学学得实在不怎么样,父亲并不责怪,只说,能考及格就行了。

受父亲的教导和熏陶,汪曾祺为人洒脱,处事随和,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闲适气质。父亲没有走上仕途,喜欢优雅清静的生活。汪曾祺也仿佛是一位隐居在市井里的雅士,他的写作绝非为了名利,而是要给这人世间送去一点小小的温暖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饱经风霜的汪曾祺也成了父亲、祖父。像从前一样,汪曾祺的生活氛围还是那么和谐融洽,晚辈在长辈面前,甚至可以“没大没小”。汪曾祺认为:“父母叫人敬畏,儿女‘笔管条直’,最没有意思。”儿子汪朗渐渐长大,谈过几次恋爱,汪曾祺倒没有不闻不问,而是“闻而不知”,就是只了解不干涉。最终,儿子找到了理想的另一半,顺利地结了婚。

汪曾祺觉得,一个现代化的家庭,更应当充满人情味儿。儿子、女儿甚至小孙女,都称呼汪曾祺为“老头儿”。汪曾祺对此也不生气,但偶尔对他们的“欺负”会表示一点不服。他说,自己将来会进文学史的,因此,要对他客气点儿。可是,家里人却笑话说:“老头儿,别臭美了。”

此外,汪曾祺还认为,做父亲的要保持一点童心,这样才能和自己的子女更好地交流。自由、平和,汪曾祺的家风和文风都有这样的特点,而且一贯如此。

城影,让人幸福……

□苏明哲

调,的确营造了北国的诗情画意。

谈到自然风景,很容易局限于姑苏江南。其实,衡水湖畔的冀州奇景,早已破土而生,令人着迷。比如,声望很高的冀州一景,号称“紫微夕照”,每当“初旭微霞,水云相映”,便可有淡淡云霞之间,隐约看到亭台楼阁和人物悬于山之上空,水映云景,十分动人。民间有种说法,当年的“三大仙山”,就有一座名为“紫微山”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,这是由于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对光线的折射作用,将远处的景物映在天空中而形成的海市蜃楼幻景。

显然,古冀州云集了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。老舍先生曾惊异于云南大理的喜洲,并在文中写道:“我行冀州路,默想古帝都。”《尚书·禹贡》中将冀州列为天下九州之首。或许,衡水湖的波光,很早就倒映了冀州古城墙与咆哮的马蹄声……《周礼·职方氏》记载:河内曰冀州。所谓“河内”,指黄河以东、以北的广大地区。古时的冀州,居然囊括了晋国以北的广博地域。

传说中,冀州古城东北的海子湖边,原有一座土山,山下皆是肥沃的农田。山上,绿树成荫,遍植桑柳。天晴时,山色亮丽,格外舒爽。傍晚时分,晚霞横飞,水光映衬,那种闲适情

阳斜。半醉寻归路,花深不识家。明代谢瑞则说:“古家隆然踞那都,灵光上彻紫微宫。楼台隐隐虚旺里,仙梵憧憧幻境中……”明朝的冀州官员见到此种奇景,命人绘图记录下来。明嘉靖年间,有位冀州官员还专门召请能工巧匠,依照这一幻景,在紫微山上修建了一座“竹林寺”,建成后香火极盛,进而产生了“竹林寺升天”的神话联想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经过千百年来雨水和洪水的冲刷,紫微山体逐渐变小,如今,已演变成一片低矮的土丘。一旦衡水湖蓄水,便沦为湖中一座狭小的孤岛,当年的动人景致,只能留在诗词吟咏当中了。

除去“紫微夕照”之外,还有“清水春澜”“信都旧址”“开元晚钟”等胜景。毋庸置疑,处处都是曾经辉煌的遗迹或者旧址。由于年代久远,风云变迁,冀州的历史早已纷繁复杂,脉络曲折。当地人最惦念的,还是那座古城。明代林文曾总结道:“紫微山下结茅庐,陋巷草瓢遂隐居。避世躬耕新赋亩,传家惟业旧诗书……”

紫微山下,专指冀州一带的淳朴子民吧。躬耕陇亩与传家旧诗,无非是一种处世哲学与生活理想。倘若古冀州的街巷犹存、陈迹尚

书衣的故事

□刘世芬

书”,肯定还有别的,只是我的记忆已被时光掐断。唯一难忘的,是他那个捧读的姿势。那时物质匮乏,全家人三餐无继,父亲的阅读似乎告诉我:书页上的文字比吃食珍贵。

18岁时的高中暑假,父亲为我借来一本略带繁体字的程乙本《红楼梦》。那本书更羞谈书衣了,索性没了封面,封二封三也不翼而飞,所幸保留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内核,我读得有点饥不择食,虽似懂非懂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从这本书开始,正式开启了我的读书生涯。

后来升学到省城,后再来工作、成家,父亲有时过来小住,每次仍带着一两本用破布包裹的书。此时那些书已像他的一样悄然老去,黄旧残破,仿佛分分钟风蚀成尘。他经常倚在床头或沙发,仍是那个固定的捧读姿势,陪伴了我初为人妻人母时的焦头烂额。

当父亲携他的那些书衣一起故去,我也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衣记忆。

最初的藏书是谈不上书衣的,彼时买的书往往几角、几元,后来渐渐升为几十元、上百元,书的衣

裳也与时代同行,经历了由简到奢的时代变迁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淘毛姆的近二十年。自从有了网购,我淘到许多几近绝版的珍品,泛黄的、软脆的纸页,也无时尚的腰封和花哨的装帧,看起来寒酸得要命,但在我眼里却价值连城。记得网购初期,我问一个网店客服有没有毛姆的《寻欢作乐》,他告诉我此书为“影印本”,“独自叩门”为何物,在网店“不影响阅读”的承诺下,义无反顾地淘了过来。到手才知,它与正常印刷版的区别。好在真的并不影响阅读,只是无原书封面。这让我迅速恶补了“影印”知识,至今收藏的毛姆影印本除《寻欢作乐》外,还有《盛誉下的孤独者》《毛姆戏剧选》等。砖头书本,卖家真不容易,店家小伙说得客观实在:我得到的是跑腿费,你得到的是知识。

这样的过程,书衣,暂且隐退了。有那么一个时期,约在十年前吧,书衣堂皇登场,渐成书界的“公主”“贵妇”。常见的就是全彩包装,封面是硬挺的铜版纸,折叠

